

07108

文史资料

第八辑

政协吉林省白城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

文 史 资 料

第 八 辑

政协吉林省白城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

目 录

土匪、军阀、汉奸——张海鹏	
.....黄显升讲述 文建章整理补充	(1)
“赳赳武夫”的历史管窥	
“九·一八”事变后的卖国嘴脸	
醒醒的一家	
我见到的一次雹灾	吴杰平 (71)
“勤劳奉仕”亲历记	
.....黎福才口述 李太生记录	(72)
解放战争初期我们“买”民生油酒厂	
的内幕	张寿彭 (83)
汉族旧丧事种种	吴杰平 (86)
伪满穷人叹	吴杰平 搜集整理 (88)
解放战争时期的洮安县回民联合会	
.....陈延龄等人	(90)

土匪 军阀 汉奸

—— 张海鹏

黄显升、讲述 文建章、整理补充

张海鹏在民国13年到洮南任洮辽镇守使，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他投降了日寇，任伪满洲国的侍从武官长，1951年镇压反革命，被处决于北京。在市政协所编的《文史资料》第二辑和第七辑里对他都有零星介绍。现将所知道的史料对张海鹏进行详细介绍，力图使后人知道张海鹏是怎样的一个人。如有错误，望读者补充、斧正。

“赳赳武夫”的历史管窥

张海鹏好讲自己的历史，常自诩“赳赳武夫”^①。每当谈起经历来，“赳赳武夫”总不离口。“赳赳者”，威武雄壮也；“赳赳武夫”者，即所谓大英雄也。要翻开张海鹏的全部历史，他原来却是一个称霸一地的土匪头，贪婪的军阀，出卖祖国和人民的汉奸。人民法厅对他的裁决，就是对他的全部评语，刑场的革命枪声，就是对他一生的总结。

杀姑母投身绿林

争地域盘踞一方

张海鹏，原名张连锡，奉天海城人^②，清同治六年十月初五(1867年10月31日)生，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自幼患天花，脸上落下一些疤痕，当面人称他镇守使，背地里

都叫他“张大麻子”。他亲哥俩，他是老大。他长得高大魁武，干起活来很有力气。虽然他年纪青青就与其弟给地主干活，可一年中却有半年是用糠菜填肚子。

张海鹏的青壮年时代，正是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变中国为半殖民地的时代。自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起，列强就敲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自此以后，战败了的清王朝，不是给人家割地，就是对侵华战争进行赔款。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野心勃勃，为了独占朝鲜和辽东，於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对中国发动了战争，即历史上的“甲午战争”。清军失败，被割去了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并赔偿日本战争军费二亿两白银。后虽经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日本放弃了辽东半岛，但要清政府用三千万两白银“赎回”。接着沙皇俄国借“还辽有功”，又乘清光绪二十三年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之机，又调舰队强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次年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旅顺大连湾租地条约》，租期25年。沙皇俄国无视中国的主权，擅自把旅顺大连湾的租借地改成帝俄的“关东省”。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日本帝国主义积极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对沙皇俄国又发动了战争。因为这场战争是在东北南部进行的，所以中国历史上称之为“日俄战争”。这场战争帝俄失败，遂将它强“租借”的旅大地区一切权益，又转让给了日本。由于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和对人民的荼毒，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和黑暗腐败，人民不堪忍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促使受害最重的辽南一带，土匪尤多。

辽南一带的贫苦人民，由于地方糜烂兵灾不断，田园荒芜，民不聊生，社会上动荡不安，很多青壮年便铤而走险。更多的啸聚徒众，竖起了绿林旗号，吸引了一些无所事事、

游手好闲之辈。

张海鹏哥俩因不堪受生活煎熬，明着给地主做工，暗地里都与绿林来往。有时在黑夜里，还干过“棒子手”（用棍棒进行拦路抢劫）勾当。有一天，张海鹏的弟弟与人出外抢劫，被人认出，报告了官府，遭到清兵的追捕和通缉。其弟无处安身，便逃到他的亲姑母家中，想隐匿一段时间，躲过追缉，再寻出路。

张海鹏的姑母是个有钱的地主人家，早已知道官府的通缉。他侄儿的到来，使得她惴惴不安。按大清刑律，藏匪不举与匪同罪。如不举报自己的侄子，家要被抄，人也要被杀头。他姑母怕遭“连坐”，祸及满门，便不顾自己侄儿生死，径向官府，自首举发。张海鹏之弟不知其姑密告官府，毫无准备，等清兵拥进院内，已无路可逃，遂束手被擒。清时律例，如抓获土匪归案，不经审讯，旋即枭首示众。

张海鹏听说其弟被斩是其姑母首告，极其气愤，便找到他搭过帮的几个土匪，述说他姑家的钱财情况及枪支的隐藏地点。趁一天黑夜，张海鹏带领十余名匪徒，走熟路，翻垣墙，进了他姑家的大院，用棍棒、枪支逼住了院内的伙计。张海鹏则带领三四个膀大腰圆的匪徒闯进了上屋。其姑见是张海鹏持枪领人进来，心中已明白是因为她二侄被杀之事。来不及穿衣，立即从炕上爬下来，跪在地下，不断向其侄张海鹏叩头，述说情由，请求宽恕。张海鹏不容其姑母申辩，便斥责道，“是你首告，我弟弟才被害。你既无义，不要怪我无情了！”挥枪立毙其姑母于地下。遂与各匪徒将其姑家的钱财细软洗劫一空，旋即扬长而去。从此，张海鹏便走上了飘泊不定的绿林之路。

由于张海鹏亲手杀其姑母，又抢来不少财物，办事有胆

量，又有计谋，便推举他当了这个小绺子的头目。张海鹏当了土匪之后，再不能报其真名实姓了，他叫张连锡，便取名字里的“连”字，匪号报“大连字”，这个绺子也叫“大连字”绺子了。最初，这个绺子只有十数个人，拉起旗号之后，就有人参加，很快他们就发展到几十人。由于他们人少，枪又少，势力很弱，不能拉帮抢劫，只好活动于海城以西、盘山以南一带的南塘。所谓南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南荒”。那里是海退河淤之地，遍地芦苇丛生，是一望无际的苇塘。那里既便于隐蔽，活动起来，又不易被人发现，到处是天然的幕帐，官府的人很少到那里去。特别是青纱帐起的时候，活动起来如鱼得水，更不怕清兵的围剿。

南塘一带荒地多，熟地少，人口也稀。几经土匪劫掠，一些地主富户多跑到奉天、海城及锦州等城里去了。常住在这里的都是些庄户人家，又多贫困，活动在这一带的土匪抢劫的财物并不多。由于狼多肉少，土匪间为抢劫时常发生火并。如张海鹏这样的小股，随时都有头目被杀、绺子被人吃掉的危险。所以小股常向某个大帮“纳贡”，以求得保护。

辽河以西大小股匪有上百伙，三千余众。其中称霸一方的主要有，广宁（北镇）南部的冯麟阁；占据姜家屯一带的洪辅臣；辽中一带的杜立山；占据海城田庄台一带的是金寿山；占据江家屯、红罗岫山一带号称“五大哨”的江显真、江显泰和苑四、苑五等人；在八角台（台安）的是张作霖和张景惠等③。这些绿林势力不怕官府（官兵不敢去剿），相互之间互相抗衡，谁也吃不掉谁。只有张作霖等因人少势弱，占据的地盘不大，勉强与其他各大帮周旋。张海鹏的绺子更小，势力更单，不得不依附于当时势力最大的冯麟阁帮，以避全伙覆灭的危险。

后来，各绿林匪帮都占据一定地面，“分地就食”，不让其他股匪“入境”抢掠，对百姓则称其“为此地保险”，并要当地出钱出粮供养他们，成为地方上公开割据的武装集团。清兵无暇顾及，地方上也没有能力清剿，因此官府也奈何他们不得，任其所为。有的地方官还接受贿赂，同意他们成立的“保险队”为地方武装组织。

各股匪（保险队）恣意在境内收取费用，有的还设卡收费。张海鹏就曾在海城北的辽河岸边，在一个叫“黄地”的地方设卡，拦截过往船只，强行收费。他们不管你是上行下行、重载轻载，凡路过此地，船只必须靠岸交上一块银元，否则不准通过。对不交银元，要强行通过的船只，他们就要“打水鸭子”。（对船射击）。对进行反抗的船只，他们则把船夫或客商打死打伤。当时没有铁路和公路，外运出海必走辽河水路。特别在春秋之际，辽河上过往的船只络绎不绝，张海鹏帮就这项“过路钱”，一年也能“收入”近万元。但这种截道生涯也不是长久的，有时也会遇上武装押运的船只，在拦截时遭到顽强地反击。

抗俄盗得人民赞誉

助倭寇获日皇垂青

张海鹏常讲，“我发迹全靠借日俄战争的光。”现在让我们追溯九十年前张海鹏是怎样借助日俄战争并得势进入官府的。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就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攻陷北京的时候，沙皇俄国除了参加那里的掠夺战争外，还单独出兵，大举侵略。沙皇尼古拉二世亲任总司令，调动十七万大军，分七路入侵我国东北。他们制造了“海兰泡大

屠杀”惨案，血洗了“江东六十四屯”④，攻陷了哈尔滨、宁古塔、齐齐哈尔、吉林、锦州、奉天等重镇。大批中国人被杀害，房屋被烧毁，财物被抢劫，女人被奸污，许多土地荒芜，人民流离失所，人民恨透了沙俄军队。最后沙俄还以武力要挟清政府，获得了独占东北的一切经济权益。

中国东北被沙俄独占，引起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满。为与沙俄瓜分中国的权益，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日本天皇下诏向沙俄宣战。这场战争是在东北境内打起来的，我国历史上称之为“日俄战争”。

清王朝腐败，对外懦弱，就在帝国主义列强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不断加深对中国侵略的情况下，仍不修武图强，皇帝、皇族、权贵、八旗子弟们仍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更耻辱的是，日俄两强在中国境内开战，清廷竟然宣布“局外中立”，只哀求交战双方不要把战场越过辽河以西。辽河以东划为战场，国土任人践踏，物资任人掠夺，人民任人蹂躏，中国哪还像一个有主权的国家。俄军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还照会盛京将军增祺，要清兵负责保护东清铁路，又限定奉天只准留兵600名；驻京俄使雷萨尔还要求将辽河以西也划入战区，使俄军有一个物资充足、人力雄厚的大后方。他们全不把中国官员看在眼里，俨然以“太上皇”姿态，指手划脚，说东道西。

日俄双方交战初期，日军虽攻下了九连城，占领了凤凰城、金州、大孤山，后又占领了青泥洼（今大连）等地，阵亡了大批将士，但苦于地域狭小，后方供应困难，又加之俄军固守，战事进展缓慢。而沙俄军队却依仗自己的强势，无视清廷的“中立”条件，恣意在辽河两岸抓民夫，抢车船，掠粮食，牵杀耕牛，随意杀人放火，拆毁房屋，奸淫妇女，

无所不为。清廷对此却不敢提出抗议。

沙俄军队的强盗行径，激起了辽南广大地区人民的愤慨，纷纷要求“保险队”打击来犯的俄军，严惩“俄大鼻子”（当时叫日本人为“小鼻子”），保境安民。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汲金纯，他是奉天海城县牛庄镇金家湾子人，与张海鹏是年青时的好朋友，都给一家地主做过工，又一同参加绿林。后自己立了旗号，当了匪首，但人员和武器都与张海鹏一样，他们只能打击到村屯抢掠奸淫的零散俄军，因为使用的都是些土枪，还有的使用刀矛。遇有小股抢劫的，则不得不避其锋芒了。形势逼得一些小股投靠大股，后张海鹏和汲金纯都率众投靠多次与他们“会哨”的大帮首领冯麟阁麾下。

冯麟阁，又名德麟，字阁忱，奉天海城县西北龚家地人，清同治七年（1868年）生。与张海鹏、汲金纯都是一个县的人。冯麟阁17岁就当胡子，日俄战争前，他只有百把十人。由于冯麟阁打击俄寇，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赞誉。在张海鹏与汲金纯等小股与他合并后，人员猛增到数百人。他们经常歼灭小股作恶的沙俄军队，使俄军不敢随意到乡间胡作非为。人们就把抗击俄寇的这些绿林武装称为“义勇军”，很多具有爱国心的青壮年也纷纷来投。自张海鹏、汲金纯投靠冯麟阁的大帮后，势力发展很快，手下皆统领二三百人。只是缺乏枪支弹药，还没有对俄军构成更大威胁。

在日本对沙俄的战争中，日军谍报人员发现了“义勇军”的作为，对日军有利。遂于光绪三十年六月招募他们，组成“东亚义勇军”（全称为“大日本帝国讨露军满洲义勇兵”）。同年夏，在日俄双方会战辽阳前，日军大山岩元帅先后派日人林寅宜、川崎等与冯麟阁、金寿山、杜立山等联

系，冯麟阁立即派李子阳去接头⑤。此后，日军资助他们金票，供给枪支弹药（冯得日军提供的枪支弹药20几大车）。令其骚扰、破坏俄军的后方供应线，配合日军的军事行动。日军谍报人员还常向他们提供俄军方面的有关情报，更加强了他们的战斗力。他们利用熟悉地形、了解群众等有利条件，灵活机动地出击，前后参加战斗20余次，消灭击溃若干小股俄军。他们曾于铁岭附近袭击供军的辎重队，击毙俄军数百人；他们炸毁了新民府巨流河上俄军的军用浮桥，使前方作战的供军所需作战物资得不到及时供应，缺额的兵员也得不到及时补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俄军的战斗力。特别是日供双方在首山一战，当日军遭到供军的顽抗，屡攻不下，伤亡惨重的时候，日军便利用冯麟阁等抄袭首山的右侧背，俄军以为被围，遂放弃了首山，使日军转败为胜。冯麟阁等皆为马队，乘势袭击俄军，使俄军惶惶不安，向北逃窜。从此，日军乘胜长驱北进。俄军一败涂地，不可收拾，直退长春一线。

日俄战争是以日军胜利，俄军失败而告终。沙供军队退守北满，而日军也无力北进，遂霸占了南满。光绪三十一年九月，日供和约在英国朴资茅斯签字，俄国承认朝鲜为日本的保护国，割库页岛南半部给日本，旅顺大连转租给日本，南满铁路及其地方附属一切权益均无条件让与日本。此后，日本帝国主义便成着中国东北南部的“太上皇”。

在日供战争中，冯麟阁等对日军有功，日本当局奏明天皇，特奖冯麟阁“宝星勋章”一枚⑥，张海鹏等也在日本天皇御前留了名，并得到了赏赐，成了他27年后，投降日本的一笔政治资本。

张海鹏在日俄战争中，身先士卒，拼死打击俄军，缴获

很多战利品，深受冯麟阁的青睐。他认为张海鹏不但“英勇善战”，还是一个“知己”，离不开的左右手。

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为安定地方社会秩序，曾谕令各地招抚大小股匪和民团武装。因冯麟阁、张海鹏等在日俄战争中有功于日本，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干预下，光绪三十一年被盛京将军“招抚”。新民知府增韫还给张海鹏改了名，将张连锡改为张海鹏，起号为仙涛。后来张海鹏常念增子固（增韫的字）好处，认为自给他改了这个好名后，才步上青云。对人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张海鹏在就任伪满洲国的侍从武官长曾说过：“人的一生就像在赌博场中一样，押对了能获万贯钱财；押不对就会连本输光。”他在回忆自己经历很有感慨地说，“假如在日俄战争中，我帮助俄国人打日本，可能就不会有今天了！”

受“招抚”诛杀同类

搞投机左右逢迎

冯麟阁等被清廷招抚后，先招抚的张作霖被委任为巡防队的统领，冯麟阁被委任为帮统，张海鹏、汲金纯皆被委任为管带（相当管长职）从此，张海鹏结束了绿林生涯，当上了清朝的武将。冯麟阁、张海鹏等奉盛京将军密令，一方面追剿辽西各地的股匪，另方面分化瓦解未被“招抚”的一股股绿林武装，很快剿灭了闹得最凶的号称“五大哨”的五股匪徒。又收编了数十小股匪徒。肃清了匪患。

宣统元年（1909年）春，奉天巡防队按奉省地势划分为中、前、左、右、后5路，每路9营，共计步队21营，马队24营。张作霖为前路巡防营统领，因其部兵强马壮，主编捕盗；中路统领为朱庆澜，驻省城；右路统领马龙潭（腾溪），

驻凤城；后路统领吴俊升，驻洮南；左路统领冯麟阁，驻锦州。张海鹏和汲金纯皆为左路的营管带，在辽西一带驻防。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在奉天以赵尔巽为首的顽固派，为固守大清基业，联合地方军阀，镇压以革命党人兰天蔚、张榕等人为首的革命活动。冯麟阁、张作霖在这历史转变关键时刻，完全站在了赵尔巽一边。张作霖率中前路巡防营开进奉天省城；冯麟阁则率左路巡防营，死守辽西，卡住山海关这一要道。冯麟阁在辽中、彰武、绕阳河一带围剿革命党人，张海鹏也为“报知遇（受抚）之恩，以效犬马之劳”，将屠刀砍向革命党人的头上，深得赵尔巽的赏识。

民国元年（1912年）巡防营改编为陆军。北京政府令张作霖为27师师长，驻沈阳；令冯麟阁为28师师长，驻锦州和广宁（现北镇）一带，其所辖编为两个旅，即55旅旅长张海鹏，驻法库（家在新立屯），56旅旅长为汲金纯。昔日镇压革命的先锋，如今成了民国的将领，不能不说这是对辛亥革命的嘲弄。张海鹏对此常卖乖：“人家当官是一步一个槛，我一当官就是营长，民国一擢就成了旅长，没有经过连长和团长两个槛”。

张作霖和冯麟阁都是绿林出身，恶习不改，虽然已是民国，仍然不停地明争暗斗。民国4年（1915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派其亲信段芝贵为奉天督军。在段芝贵督理东北三省军务时，他自觉手中没有武装，难以掌握和控制东三省的各派实力，自己更难在奉天立住脚跟，便把主意放在分化27师和28师上。他拉拢27师53旅旅长汤玉麟，又拉拢28师55旅旅长张海鹏。张海鹏认为段是京师派来的大员。又是响当当的督军，如顺着这条蔓往上爬，则是个极

好的进取机会。所以，段芝贵向他伸出了温柔的手，张海鹏就对段芝贵说了表示“忠心的话”。段芝贵的所作所为，对于一个日益想扩大势力和实力的张作霖来说，岂能容忍，但迫于形势，不好发作。不久各省纷纷起来护法反袁称帝，宣布独立。张作霖一看形势发生了变化，立即联合冯麟阁，打起“奉天人治奉天”的旗号，并向段芝贵透露说，“现在形势很紧张，市面上风言风语，说城内要打大仗了。不是我张作霖不保你，而是冯麟阁、张海鹏等一些人要带兵进奉天撵你了！”张作霖的一番话和市面上所听到的流言蜚语，使段芝贵几天内心神不宁。接着张作霖和冯麟阁便派张海鹏和汤玉麟去面见段芝贵，说明奉天人不欢迎段芝贵在此督理。由于汤玉麟在行前有张作霖特别密嘱，在段芝贵面前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有张海鹏一个人说话。张海鹏斥责段芝贵说，“你原来拉拢我，为的是拆散28师弟兄，离间28师和27师的关系，这是不行的。奉天人要治理奉天，奉天事自有奉天人处理。请你赶快回北京去，否则，我们是不保证你的安全的。”段芝贵听到张海鹏的一番话，更加相信张作霖说的全是真话，再继续留在奉天呆下去，必为冯麟阁和张海鹏等人所害。次日，便在自己的一营卫队保护下，离开奉天，驶向了北京。途中在沟帮子段芝贵所乘的火车又遭到28师56旅汲金纯部的拦截，不但所携带的大批军火均被扣留，而且连在奉天所提的200万元官款也洗劫一空。

段芝贵跑回北京后，认为自己被驱逐出奉天，全是冯麟阁的阴谋，张作霖对他还是有感情的，事先就告诉了冯麟阁的动作。便向袁世凯保荐张作霖督理奉天军务（即督军）兼省长。后经张作霖“力保”，才给冯麟阁一个军务帮办，仍然驻守广宁。冯麟阁对张作霖任奉天督军非常不满，愤愤不

平，不和趋于表面化，后还被免除了帮办职务⑦。

张作霖驱段督奉把冯麟阁、张海鹏推到前台，这是借刀杀人所使用的一个花招，而张海鹏就此事还经常夸耀，“人家扮红脸，我是扮黑脸。没有我这个‘赳赳武夫’段芝贵是撵不走的；段芝贵不走，张作霖也是当不上奉天督军的。”后来，张海鹏也常流露出不满情绪，说别人总拿他当枪使，在驱逐段芝贵的问题上他是立了大功的，而在职务上却得不到提升。他说，“我和汤玉麟一样，都是直筒子，好说。但人家在关键的时候不说，不得罪人，后来还当上了热河的都统。而我却仍然是个老么。”

自驱走段芝贵之后，在奉天督军张作霖的干预下，凡地方上县长出了空缺，拒绝关内人来上任，都换成了东北人。县长在一地任职不能超过3年，任满即离任。几年时间，关内人在东北当县长的一个也没有了。如法库县几年间就有11人出任县长。张作霖从此独霸关外，经略吉林、黑龙江，登上了“东北王”的宝座。

利熏心参加复辟

遭通缉委身蛰伏

民国6年（1917年），两江巡阅使张勋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参谋次官田中义一（后任日本总理大臣）等人的支持和怂恿下，阴谋复辟帝制。张勋当时坐镇徐州。民国已改，但他的兵一律留辮子、穿号坎，人称“辮子兵”。张勋曾任“定武将军”，人们也称他的军队为“定武军”。因他资格老，又自恃“兵强将勇”，以“诸侯大盟主”的地位，先后在徐州召开了4次督军团会议。他表面上要以武力进京调停府院之争，解决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的矛盾，实

际他要借机搞复辟活动。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同是“北洋军阀”，相互间矛盾重重，互不妥协退让，更在参加对德国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上，意见不一。黎元洪总统不主张对德作战，借此机会，他利用国会和总统的权威，免去了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段祺瑞不甘心居朝野地位，他想搞垮黎元洪，便怂恿和利用张勋带兵进京，为自己重返政坛开辟道路。

参加第四次徐州“督军团会议”的有奉、吉、黑、直、皖、豫、晋等13个省区的代表，声势可谓大矣，但各省督军心怀不一。张作霖很有心计，他看到国内形势复杂，各派林立，矛盾重重，张勋此举是冒有风险的。如直接参与，好了能获得进取，搞不好还会丢掉一切。为了保险，便派28师师长冯麟阁前往。刚刚失去军务帮办的冯麟阁，向上钻营的心很迫切，便没有考虑各种利害关系，以为这是“勤王保驾”的时机，而没有看出张作霖的用心，便欣然前往，张海鹏也很踊跃。冯麟阁便派张海鹏领200人做先遣队先往，随后冯麟阁在30名卫士的护卫下，也到了徐州。

来徐州参加“督军团会议”的人，有的是来搞政治投机的，也有的借机来此相互勾结在搞某种政治交易的，还有的是来观察形势的。一些野心家、阴谋家、投机分子、政客等形形色色的人物麇集在这里。一心想报皇恩、复清室的张勋，被这些人公推为“领袖”和“总指挥”。他掌握的“辫子兵”有57营，2万余人，又有13个省的军阀支持，所以气焰十分嚣张，整个会议都听他的高谈阔论。段祺瑞派他的参谋长徐树铮参加会议，一方面公开唆使张勋进兵北京，用武力推倒黎元洪，解散国会；另一方面又在背地里拉拢一些人，策动拥段复位，整个“督军团会议”却操纵在没有到

会的段祺瑞手里。张勋见各省督军鼓噪，便拉在徐州表现积极的代表搞个签名，表示誓死效忠清室。他叫二太太邵夫人找来一块给小孩镇邪用的黄绫子，要各省代表在上面签字⑧。张海鹏见师长冯麟阁在黄绫子上郑重地签了字，后来轮到这位旅长了，他也在黄绫子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张勋复辟失败后，这块黄绫子却叫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以20万元的高价卖给了后来任大总统的冯国璋，签了名字的黄绫子后来竟成了抓捕复辟分子的证据，这当然是后话了。

张勋在第四次“督军团会议”后，立即整顿兵马，抢先进了北京。他用武力解散了国会，逼走了总统黎元洪，拥立废帝宣统（溥仪）复辟皇位。冯麟阁进宫拜见了溥仪，行了三拜九叩大礼。张海鹏等进京“赞复辟，保皇室”有功，也得到了“皇上”的恩赐。

张勋自恃“兵强将勇”，复辟一举还得到一些军阀的支持，虽带进北京的只有6营兵，3000人，足可以赶走黎元洪，何况还有自己的后续部队。没料到他赶走了黎元洪，段祺瑞却联合参加督军团会议的一些人谴责他复辟，并调动军队对北京形成了包围，使张勋的后续部队不能及时跟进。同时又组织两路人马进逼北京，与张勋的部队形成武装对峙局面，形势对张勋不利。

张勋进京前，曾与手下将领约会：如军事上需要支援就往徐州发电报，电文中如写需要几盆花，徐州方面就派几营兵来支援北京，段祺瑞为阻止徐州的“辫子兵”北上，不但拦截了各种军车的通行，在济南设兵堵截；还令在安徽蚌埠的驻军作进攻徐州态势，牵制徐州的“辫子兵”北援。段祺瑞指挥的两路人马攻进了北京，张勋的“辫子兵”龟缩在天坛一带顽抗。由于张勋的倒行逆施，违背了全国人民的